



# 垂死的肉身

The Dying Animal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吴其尧 译



Philip Roth

上海译文出版社

1112.1

266

2004

# 垂死的肉身

## The Dying Animal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吴其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垂死的肉身/(美)罗斯(Roth,P.)著;吴其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  
书名原文:The Dying Animal  
ISBN 7-5327-3522-2  
I.垂... II.①罗...②吴...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262 号

Philip Roth  
The Dying Animal

Copyright © Philip Roth 200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3-04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垂死的肉身**

[美]菲利普·罗斯 著  
吴其尧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77,000

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ISBN 7-5327-3522-2/I·2029

定价: 13.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一切都有待艺术来拯救

## ——《垂死的肉身》读后



孙甘露

大约十多年前，应好朋友陆灏之约，给文汇读书周报写过一篇有关《鬼作家》的随笔——《且拿甜点心来》。后来经陆灏的安排，有幸在上海拜见过此书的译者、翻译家董乐山先生。那时候，见到译者，就差不多等于见到了菲利普·罗斯。伟大的作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形象，对其他语种的读者来说，翻译家帮着一起塑造；同时，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多面体，经由不同的翻译家协力呈现。这一次，轮到我们对吴其尧先生表示由衷的谢忱。

以我对当代美国文学的有限知识，菲利普·罗斯应该位

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之间，这样说不是基于某种商业的或者学院批评的顺序（索尔·贝娄曾问：“作家为什么要像网球选手一样让人分组？像赛马一样让人排名？”），而是说他们比肩而立。考虑到纳博科夫的俄国背景，暂且不把他扯进来。同样，这一时期美国作家的重要的犹太文化的背景似乎也不必刻意强调——差点忘了，纳博科夫也有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这种笼统的比较还应将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艾萨克·辛格这样的作家考虑在内。

对年轻的读者来说，这部心地纯洁的小说，看上去似乎有点污秽。（名教授大卫·凯普什甚至对他的学生康秀拉·卡斯底洛说：“我不在时不要来月经。”因为他要观看。）他们正处在和小说中的人物差不多的时期：“那身体于她还是陌生的，她还在摸索它，琢磨它，有点像一个荷枪实弹走在大街上的孩子，拿不定主意该用枪自卫还是开始犯罪生涯？”或者，如贝娄评论德莱塞时所说的那样，“他的小说简直就是从人生中撕下来的。”干不干净，全看你自己了。还有一种情况应该加以避免，就是使阅读主要作为谈资，那么这部

“小杰作”（戴维·洛奇语）的处境会比较麻烦。小说中的教授自己就这么说：“试图把色欲转变成某种合适的社交方式，然而使色欲成其为色欲的正是这种彻底的不合适。”说这话，明显地标明了作者“年龄的伤痕”，这伤痕笔者也不能幸免。年轻人也许不这么看，在罗斯笔下，他们——“亮出各自的‘家伙’——这就是他们的国歌”。上了年纪的，“比如始终怀着自我认识和个人修养的希望”的罗斯的主人翁，是这么想的：“席勒愿意不惜一切地将它画下来，毕加索则愿将它画成一把吉他。”

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叙述它令我觉得这叙述都有了点问题。看看罗斯的妙喻：“这是节拍器，小灯闪烁并发出间歇性噪音。那就是它的功能，你可以按你的需要调节节拍，不仅像我这样的业余弹奏者而且那些专业人士，甚至连那些伟大的钢琴家，也会碰到越弹越快这样的问题。”罗斯在说什么？在我看来，有点像罗斯所赞赏的另一位作家马拉默德的描述：“把球直直往上抛的孩子看见一点苍白的天空。”这远比作家暗示的要多得多。

即便“题材也许是平凡的、低下的、堕落的；所有这一切都有待艺术来拯救”。这是罗斯同时代最重要的美国作家的看法。实际上，“作家们从本世纪伟大的诗歌和小说中继承了一种辛酸的语调，那些名诗佳作有很多是悲悼一个较为安定和美好的时代的离去。”

这个对自我充满了尖锐嘲讽的作家，饱含着“年龄的伤痕”，依然对年轻的康秀拉无限的怜惜，罗斯那动人的一笔，足以令人被深深的触动，全书所有那些关于肉体的斑斓的叙述，都为结尾处康秀拉因为乳腺癌行将切除的三分之一乳房而被重新注释。这个开始时似乎是关于美国人身体的恶作剧式的故事，在结尾处变化为一则虔诚的肉体之爱的神话。

这个羞涩的初次见到那个在电视上晃来晃去，名重一时的教授时脱掉了夹克，当他再往她那里看时，发现她又把夹克穿上了的女孩子；这个曾经责备自己竟然不知道自己缺乏什么的敏感的女生；这个可以战胜最初的恐惧和任何最初的反感的勇敢的女知识分子；这个明确意识到文化可以令她着迷但她不能靠它生活的都市女性；这个同样知晓在性关系上

没有绝对的静态平衡的现代美国人；这个逐渐理解在床上的屈服决不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的美女。康秀拉。有一天问道：

“和我的乳房说再见你介意吗？”

虽然如伯兰特·罗素所说：“我”不过是语法的一个表现方式。但是这个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在它的教科书般的精湛技法背后，依然能够看见罗斯如“被派到遥远的地方、派到灵魂的某个阿拉斯加去的某个殖民者透过作品来到我们面前”。如冰中之火，绝望而温暖。

罗斯本人也像他在评论马拉默德时所说的那样：“悲伤地记录人类需求的互相冲突，需求遭到无情抗拒——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减低——被封锁的生命痛苦挣扎着，渴望所需要的光明、鼓舞和一点希望……”

身体所包含的人生故事  
和头脑一样多。

——埃德纳·奥勃兰恩



我八年前就认识她了。她那会儿听我的课。我不再教全日制班了，准确地说是不再上文学课了——多年来就教这一个班，是个高年级的文学批评大型研讨班，名为“实用批评”。我吸引了不少女生。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门课程很有诱惑力，学术魅力和新闻魅力兼备；二是因为她们听过我在国家公共广播节目中评论图书，看过我在电视台的十三频道里谈论文化。这十五年来，我在电视上做文化批评的节目，在当地有些名气，而他们就是因此被吸引到我班上来的。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每周一次、每次十分钟的电视节目会给

这些学生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无奈为名声所牵引，尽管我的名声并不见得显赫。

现在，你也知道，我在女性美面前表现十分软弱。任何人都不会对某些东西毫不设防，我对女性美就是如此。我一看到它，就会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她们第一次来上我的课，而我几乎一眼就认出哪个女孩是属于我的。马克·吐温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为躲一头公牛，逃到一棵树上；公牛抬头看看他，心里想：“你就是我嘴里的肉，先生。”对了，我在班上看到她们时，“先生”换成了“年轻的女士”。那是八年前了——我当时已经六十二岁，那个女孩，她叫康秀拉·卡斯底洛，二十四岁。她和班里的其他人很不一样。她不像学生，至少不像一个普通学生。她不是个半大孩子，她不是个垂头丧气、邋里邋遢、满嘴“什么似的”女孩。她谈吐得体，举止稳重，仪态优雅——她好像对成人生活略知一二，也知道坐立行走的规矩。你一进这个班，就会看出这个女孩比其他人要么懂得更多些，要么求知欲更旺些。她的穿着打扮，不完全是所谓的高雅，但她绝不俗艳；首先，她从不穿

牛仔裤，无论是否熨烫过。她的着装风格沉静低调，谨慎地选择短裙、套裙和长裤。这并非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性感程度，而恐怕是为了使自己更职业化，她打扮得像著名法律公司里的漂亮秘书。像银行董事长的秘书。她穿一件米黄色丝质衬衣，外加一件剪裁讲究的蓝色休闲上装，饰有金色纽扣，棕色的手袋上泛着精致皮革的光泽，脚上的小短靴与之相配，一条稍具弹性的灰色针织裙，极尽微妙地显露她身体的曲线。发型自然却是经过精心打理的。她肤色白皙，嘴角微翘而嘴唇丰满；前额圆润，那是布朗库希<sup>①</sup>式的优雅光洁的前额。她是古巴人，出生于伯根县河对岸的泽西市一户富裕的古巴家庭。她的头发浓黑，有光泽但略显粗糙。而且她体态丰满。她是个丰满的女人。丝质衬衣敞开到第三颗纽扣处，因此你看得出她有一对魅力十足的漂亮乳房。你一眼就能看到乳沟。而你也明白她对此心领神会。你明白，尽管她端庄谨慎、考究时尚——或者正因为如此——她对自身有所认识。她第一次来上课时，在衬衫外穿了件夹克，而讨论会开始约五分钟

---

① Brancusi (1876—1957)：罗马尼亚现代著名雕塑家。

后，她脱掉了夹克。当我再往她那里看时，发现她又把夹克穿上了。所以你明白她认识到自己的魅力，不过她还不明确应该如何运用它，如何对待它，自己又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它。那身体于她还是陌生的，她还在摸索它，琢磨它，有点像一个荷枪实弹走在大街上的小孩，拿不定主意是该用枪自卫还是开始犯罪生涯。

而且她还认识到其他一些事，对此我难以从一堂讨论课上得知：她以一种虔诚古老的方式发现文化的重要性。这不是说，那就是她希望赖以生存的某种东西。她不是也不能靠它生存——她所受的教养太传统了——但它比她知道的一切都更重要更了不起。她是那种觉得印象派画家引人入胜的人，但又必须久久地使劲盯住——而且常常带有一种气恼的狼狽感——一幅立体派毕加索的绘画，竭尽全力地去弄明白。她站在那儿等待着令人惊讶的新感觉、新思想、新激情，假如这一切从不光顾，她会责备自己的不足和缺乏……什么？她责备自己竟然不知道她缺乏什么。略具现代风味的艺术不仅令她困惑，更使她对自己失望。她希望毕加索对她来说更

重要些，也许可以改变她，但是天才的前台上挂了一块纱幕，模糊了她的视线，把她的崇拜隔开了一小段距离。她给予艺术，给予所有的艺术，一种对我不失强烈吸引力的热诚，而且给予远胜于索取。善良的心，可爱的脸，眼波凝处使人亲切又疏远，还有硕大的乳房。她就像新孵出的雏鸟，圆圆的前额上还粘着蛋壳碎片也毫不奇怪。我一眼就看出她就会是我的女孩。

噢，对了，我有一条定规十五年不曾违反。在他们完成期末考试拿到成绩之前，我不和他们有任何私人接触，而且我也不再是什么正式的监管人。就算有诱惑——甚至有开始调情和亲热的明确信号——我也不曾违反，自八十年代中期性骚扰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次贴在我办公室门外以来，即是如此。我并不过早地和她们接触，免得给学校里的人落下口实，他们一有可能，就会严重妨碍我的生活乐趣。

我每年上十四周的课，期间我不和她们发生暧昧关系。相反，我玩了个花招。这是一个诚实的花招，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花招，但无论如何是个花招。期末考试结束成绩批好后，

我就在寓所为学生举行了个聚会。这样的聚会总是很尽兴也总是没什么不同。六点钟左右我邀请他们喝点什么。我说从六点到八点我们可以喝点什么，而他们总是要待到凌晨两点钟。最大胆的那几个十点钟后就活跃起来了，让我知道什么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实用批评”研讨班上，大约有二十个学生，有时候多达二十五个，所以总会有十五六个女孩和五六名男孩，其中两三个不是同性恋。他们中有一半人十点钟前就离开了。通常是个异性恋的男孩，说不定是个同性恋，和大约九个女孩会留下来。他们一般都是这群人中最有修养、最聪明、最富生气的。他们谈论正读哪些书，听哪些音乐，看哪些艺术展——这些热门话题他们一般不会和年长者讨论，也不必和朋友们讨论。他们在我的班上找到了对方。他们也找到了我。聚会时，他们突然发现我原来也是个人。我不是他们的老师，我不是什么名人，我不是他们的监管人。我有一套舒适齐整的二层楼公寓，他们看到了我藏书丰富的图书室，一个个双面书架排满了走廊，藏着可供终生阅读的书籍，几乎占满了整个底层；他们看到了我的钢琴；

他们看到了我对自己所从事的一切的挚爱，他们留下来了。

有一年，一个最滑稽的学生就像童话里躲进时钟的山羊。我在凌晨两点将他们中最后一批人撵走，在道“晚安”时，发现少了一个女孩。我问：“班里的开心果，普洛斯彼罗<sup>①</sup>的女儿，上哪儿去了？”“噢，我想米兰达已经走了，”有人回答。我回到公寓开始打扫房间，听到楼上关门的声音。是浴室的门。米兰达走下楼梯，大声笑着，透出一种傻乎乎的任性——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到她原是如此的美——她说道：“我很聪明吧？我一直藏在你楼上的浴室里，现在我想和你睡觉。”

这个小东西，大约五英尺高，她在我面前脱掉毛衣，露出丰满的胸部，展现了青春的胴体，仿佛巴尔蒂斯<sup>②</sup>画作中那个初次逾矩的处女，我们自然就睡在了一起。整个晚上，就像一个年轻女孩逃离巴尔蒂斯画作中充满危险的闹剧而闯入班级聚会的乐趣中，米兰达翘起臀部匍匐在地板上或无力

---

① Prospero：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角色。他的女儿亦名米兰达。

② Balthus：法国画家。